

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人道观

蓝明伦

近几年,一股“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人道观思潮迅速蔓延,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激烈的震荡和变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因此,从理论上弄清“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人道观的实质,清除它给人们带来的消极影响,对于我们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必要的。

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人道观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人道观,强调以“人”为出发点,是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以“物质”为出发点的观点根本背离的。首先,从本体论方面看。他们说:人的问题,人在物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本质和存在问题,人的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人的未来问题,总是占据着对世界的“哲学思考的中心”。这种把“人”作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和出发点的观点是与欧洲哲学史上的人本主义一脉相承的。人本主义哲学作为一种以人为本位的哲学理论,发端于希腊,到资本主义时代更加深化和系统化。人本主义流派虽多,但又主要表现为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两类。在欧洲近代哲学史上,突出表现为以理性为本位,强调要以理性作为审判台来估价一切,鉴别一切,决定一切,主张建立一个理性的王国。这个尊重人的理性社会的思想,突出了理性主义,它把“理念”,即普通的东西看成是一个同现实世界相分离和对立的理念世界的实在。这种理念世界的实在是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哲学的出发点,这是唯心主义的典型表现之一。现代人本主义则带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强调人的主体性、主体的意向性、主体结构的非理性因素,把人的存在,人的情感、意志等抬高到本体的地位,认为世界的一切不过是主体的非理性因素所决定的。非理性因素是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到现代解释学的出发点。这是唯心主义的又一典型表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人道观,强调人的问题、人的精神等等是哲学的出发点,不过是欧洲哲学史上人本主义,尤其是唯心主义人本主义关于哲学出发点的各种观点的杂凑而已。其实,人作为存在来说,也是环境的产物,总是要受周围客观物质条件的制约。即使是作为自然的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其存在依然要受自然界物质及其物质运动规律的制约。其次,从认识论方面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人道观强调主体性,把人、精神等作为出发点既不能正确反映认识的本质,也不能正确解决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没有客观事物的存在,也就无所谓主体的认识。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所揭示了的基本常识。在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中,客观物质条件、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本前提条件,绝不能离开现实的物质条件及客观事物运动的规律性“给思想以自由”,进行“自由”的“创造”。恩格斯指出:“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

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①在人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界的统治是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在人脑中客观正确地反映的结果。“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主体的能动性不过是把思维和存在、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对立起来,并片面强调思维、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人道观,坚持以“人”为出发点,又是与唯物史观相背离的。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人道观那里,以人作为出发点,就是从抽象的“人”出发去观察社会。其实,以人作为出发点,并非他们的首创,这只不过是历史上抽象人道主义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口号。以人作为出发点的口号,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以及一般人道主义早已提出的口号。费尔巴哈强调人是自己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对象,提出:“观察自然,观察人吧,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哲学的秘密。”他甚至要把哲学变成人学、人本学,认为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做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而他的哲学则是“作为人的哲学的新哲学”,其宗旨在于“主要也是为人的哲学。”^②可以说,在费尔巴哈那里,到处可以看到人是出发点这个口号的原型。其实,不只是费尔巴哈,16世纪文艺复兴以来哪一个人道主义者不是从人出发呢?18世纪德国唯物主义的首领狄德罗就明确宣称:“人是唯一的点,一切事物必须以这一点出发,而又复归于这一点。”以人为出发点这个口号,作为“以神为本”的宗教统治的对立物,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一当把人是出发点的命题从人与神对立的范围挪开,把它作为观察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根本原则,就会失去笼罩在它头上的一丝灵光。

什么是人?马克思指出:反映在意识中,人就是“关于人的生存方式或关于人的最切近的逻辑规定的观念。”也就是人在其中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生产关系,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个人的关系和社会关系,当它以观念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即在意识中表现为从一般人的概念中,从人的本质中,从人的本性中,从人自身中产生的规定。”^③“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也就是说,人的概念,不过是移植于人们头脑中的由生产的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说: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这样,马克思一下子就抓住了人在社会中的真实地位,认清了他的本质、他的命运、他的前途,真正抓住了人的现实性,彻底同抽象的人划清了界限。当马克思谈到资本主义社会时,从来没有把资本家和工人看成是一样的人。他说,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马克思不仅为我们指出了应当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和工人,而且提出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观察人、分析人的问题的一般方法论原则。按照这个原则,应当从社会出发来说明人、人性、人的本质等等;而不是从抽象的人、人性、人的本质出发来说明社会。“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人道观,不仅不是从社会现实、生产关系、阶级方面来看待人,而是从抽象的人出发来说明社会。这种人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一样,“就形式讲,他是现实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这个人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所以他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虽然他同其他的人来往,但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和他本人一样是抽象

的。”^⑥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人道观,不仅离开社会物质条件来看人是错误的,而且他们把人作为“社会的出发点”,离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去观察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同样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⑦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找到了人的思想动机背后的社会物质原因,从此,使社会历史观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真正科学的唯物史观诞生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人道观,不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出发去观察社会的发展,就不可能看清人的思想动机背后的社会物质的根本原因,这就只能使它在唯心史观泥潭中越陷越深。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人道观,把人道主义道德观上升为世界观历史观也是错误的。从人道主义的词源来看,它是从拉丁文 Humania 演变来的,是表示人的、人道的、人性的、文明的以及慈善的意思,都属于道德的概念。从“人道”这个词来说,和道德有相同的含义。在中文里,人道的含义是人事和做人之道。在现代一些人道主义者的言论中,同样有许多人把人道主义当作“人生哲学”,从道德的角度来谈社会生活。人道或人道主义这一概念,无论就最早的词源的含义,还是从后来演变的思想内容来看,都属于道德和伦理学的范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于人道和 人道主义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是很明确的,一般都是把它们作为道德范畴使用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它立足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属于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这种意识形态;作为一项伦理原则,它是 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而是作为从属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伦理原则。然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却把人道、人本主义这一伦理道德范畴上升为世界观和历史观,其实质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相对立。

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人道观所宣扬的价值观从本质上看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人道观,宣扬把人作为出发点、中心点,就是要求满足个人的需要,实现个人的价值。他们在宣扬“人道主义价值”时宣称:要“确立个人的自身价值”。为此他们要求人们必须坚持“自由选择原则”,不受社会、国家、集体的约束,做一个“自由人”。他们还宣称“人的存在不是为了国家,而是国家的存在为了人”,使人完全成为一个脱离集体、背离社会主义国家的极端个人主义者。这样的“个人的自身价值”是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根本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上从来也不存在什么抽象的“人的价值”。随着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出现而产生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它是资产阶级专门追逐个人利益的阶级意识的表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人的价值观,是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过: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个人不能离开集体和社会。社会主义首先强调人民的价值,只有在人民的价值中才谈得到每个人的价值。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人的价值包括

两个方面：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评价一个人的价值，不仅在于他的存在和需要是否从社会、从他人那里得到承认和满足，更重要的是在于他为社会、为他人尽了什么责任，作了什么贡献。权利和义务是不可分割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个人的自身价值观，认为“人的存在不是为了国家，而是国家的存在为了人”，就是只强调个人从社会、集体和他人那里获得满足，而又不愿意为社会、集体和他人作贡献；只享受权利而又不尽义务。这种价值观是资产阶级典型的个人主义的、剥削阶级的价值观。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人道观，在宣扬人道主义价值观时，还宣扬什么“全人类的价值”观。这种所谓全人类的价值观也绝不是什么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而是一种掩盖个人主义价值观的阶级实质的幌子。这里的全人类就是一种抽象的人。当今世界两大对抗阶级仍然存在，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并未止熄，超阶级的人类是并不存在的。在这种状况下，叫喊什么“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正是抽掉了人的价值的阶级性。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实现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必将受到严重损害，无产阶级的价值必然降落。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中，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他们宣扬的“人权”观。他们鼓次要“争取人的自由和福利”，“实现人权”。这种人权观的实质何在呢？我们不妨从他们鼓吹的人权“无条件”论的分析入手来加以说明。他们宣称，在处理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中，要“优先无条件地确保每个人权利。”人权果真无条件的吗？首先，人权是有阶级性的。人权无条件论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的翻版。但是人权并非天赋的，人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资产阶级人权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中，通过资产阶级带领其他劳动群众与封建贵族斗争取得胜利后，由资产阶级的法律确定下来的权利。资产阶级人权的核心是私有财产权，是资本家“平等地剥削劳动力”的权利。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人权只能体现为“出卖劳动力”的权利。其次，人权还要受不同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法律条件的制约；人权的内容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表现其历史性。没有固定不变的、永恒的人权。最后，作为个人的权利也不是无条件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权利总是统一于人民的权利之中的。因此，人权并不是无条件的，那种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阶级关系来空喊什么人权优先是毫无意义的。

当然，社会主义制度也必须注重人权。我国政府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的白皮书指出：“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中国进行的民主革命首先就是中国人民争取生存权的斗争。在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在维护生存权的同时尤其要注重发展权。只有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素质，人权状况才能进一步完善和改进。人权，在国际交往中还有一个国家的自主权问题。我国一贯反对利用人权来干涉别国的内政，一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人权，并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人道观，一味地不顾国际斗争的尖锐复杂性，抹杀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国情，而空谈什么“全人类的利益”这样一些脱离现实的口号，只能干出有损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人权的蠢事，甚至造成民族分裂、国家灭亡的悲惨情景。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人道观，不仅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宣扬个人的价值的实现，而且为达此目标，在社会主义已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又重提“解放人”的口号，把人的解放作为其人道观的又一重要内容。为什么他们要在社会主义已取得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条件下重弹

“解放人”的调子呢?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压制了人、压制了人性”,“党和国家上层集团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专制,都造成了使人脱离所有制和权力的新形式,导致了专横和无法无天。”因此,他们要重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以达到“解放人”的目的。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攻击,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的政治前提。因为:一方面无产阶级只有建立强有力的革命专政,才能镇压阶级敌人的拼死反抗,保卫革命胜利的成果;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还要利用自己的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革命同资产阶级革命相比,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就已经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而资本主义只能提供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不可能提供社会主义的现成的生产关系。所以,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需要利用国家政权作为杠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且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尽快发展生产力。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实践已经证明,正是这种专政,才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正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保证作用下,人民才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也正是这样,才能使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充分的调动起来,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建设都取得了连帝国主义也不得不承认的伟大成就。“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人道观,胡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压制了人、人性,使人与所有制和权力相脱离,完全是不顾事实的一种瞎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人道观的鼓吹者,为了达到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解放人”、解放“人性”的目的,还利用社会主义在民主建设过程中所存在的不完善的地方,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压制民主”的“官僚专制制度”,把无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割裂开来,以反对一般专政来达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其实,无产阶级专政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政权,是新型的民主国家和新型的专政国家的统一。它对绝大多数人实行民主,只对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在社会主义社会,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是与专政相统一的。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也就取消了民主。如果在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来谈民主问题,这种民主只能是一种“纯粹的民主”。列宁指出: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纯粹民主,有了资产阶级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民主,有了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不可能有资产阶级民主,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用来愚弄人的谎话。列宁还揭露了鼓吹“一般民主”反对一切专政的实质,他指出,借谈论一般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实际投降资产阶级,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革命的权利^[2]。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有不完善的地方,乃至缺点和错误,但是不能因批评缺点和错误就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取消社会主义制度。“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人道观,抓住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某一时期的缺点和错误进而攻击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这完全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背叛。

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人道观适应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人道观的出现,除了一些内部原因外,它与一度扩展着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是紧密联系着的。自从第二国际建立以来,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社会党的重要文件中,在论述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时,总是把人道主义放在重要的地位上。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宣言中就明确指出要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也指出:在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是“植根于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1955年,法国社会党通过的《政策声明》也指出:“以维护和发展政治自由、尊重

人权及充分行使人权为前提的。”总之，人道主义观点是他们主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他们还用抽象的人和人的本性来衡量社会制度的优劣。社会民主党人施万说过：使所有的人在都能发展自己的个性，这是衡量正义的尺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多么一致。难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的民主纲领派领导人绍斯塔科夫斯不得不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我国的社会科学界迄今不好意思挑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由来。其实这正是我们骂了40年的那种思想——1951年社会党人的主要思想。”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人道观的出现，适应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和平演变战略，杜勒斯把它叫做“解放战略”，有的西方政界要人也把它叫做“不战而胜战略”或“超越遏制战略”。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美国总统肯尼迪曾经宣称，要通过和平演变“培养自由的种子”。在西方势力看来，社会主义国家既要改革，就有改到资本主义的可能；既要开放，就有进行政治、思想、经济、文化渗透的希望。他们抓住这一“等待已久”的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历史性机会”，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了和平演变的全面攻势。

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时，把利用播撒“民主的种子”和人权外交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的一种重要手段。美国一位政界要人说过：“继续在言论和行动两个方面谴责共产党国家侵犯人权的行径”，“继续在公开的国际论坛上提出人权问题，……坚持使共产党国家遵守国际行为标准”。他们实际上是打着人权外交的招牌，推行强权政治，干着干涉别国内政的勾当。美国前国家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中说：“倡导尊重人权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可以加速共产主义衰亡的进程。人权是现今时代最有吸引力的政治观念，西方大声疾呼尊重人权，已使所有共产党国家处于守势。”他又说：“积极宣传尊重人权，还为更直接进行争取民主的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活动有助于使独立性越来越大，政治色彩日益浓厚的民众社会在现存的共产主义制度下，不断成长壮大。一个独立的民众社会出现，就等于社会从共产党统治下最终解放出来的开端。”

综上所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人道观，是一种以抽象的人和人性为基础的反马列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它的出现适应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这是一种对社会主义起着严重破坏作用的思潮。今天，这种人道观，已由一种可耻的理论变成了卑鄙的行动。它配合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战略，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在中国这种思潮也是有影响的，它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是要认真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人道观加以深刻的分析批判，消除其恶劣的影响。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25、126页。

②《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8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99—20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⑦《列宁选集》第3卷，第718页。